



1981年在州河边

纤夫

匍匐在
 斑砾的河岸
背一轮
 沉重的夕阳
一步
 一步
 踩着
永远
 也走不到头的
 影子

一条
 悠长的纤绳
牵动
 那一根
 祖传的笔

于是
 古老的长河里
 重复着
 弯曲

一步
 又一步
深深地
 躬着腰
 低低地
 垂着头

是一个
 移动的
 问号
拖满江
 血红的
 难题

春洪
 漫过来了
 以为荡尽了
 汗渍
一串新的
 脚印
 又爬过旧的
 岩石

哦，什么时候，你
 像那笔直的船桅
 真正站立
看自由的浪涛
 扑上船头
 卷走悠长
 和那悠长的
 叹惜

1983年夏的一个黄昏，我独自在州河游泳。
一个纤夫，深深地躬着腰，一步步踩着河滩砾石。
身后，一条沉重的木船。
夕阳血红，光影迷幻，
我恍惚感到，眼前纤夫，是一个不幸民族的缩影。

黄昏，州河

我常在水中狂想
你爱在岸边徜徉
共一江黄昏
共一轮夕阳

你投下无语的身影
我感到满江的惆怅
那晚风飘动的衣裙
拂起多少温柔的向往

可我不是条自由的鱼儿
游进你渴慕的池塘
山那边云天下有故乡的热土
呼唤着我是长江的波浪

于是，默默流逝了
 几多晚霞灿烂
 几多暮云苍茫

我终于要随波远去
依依是西沉的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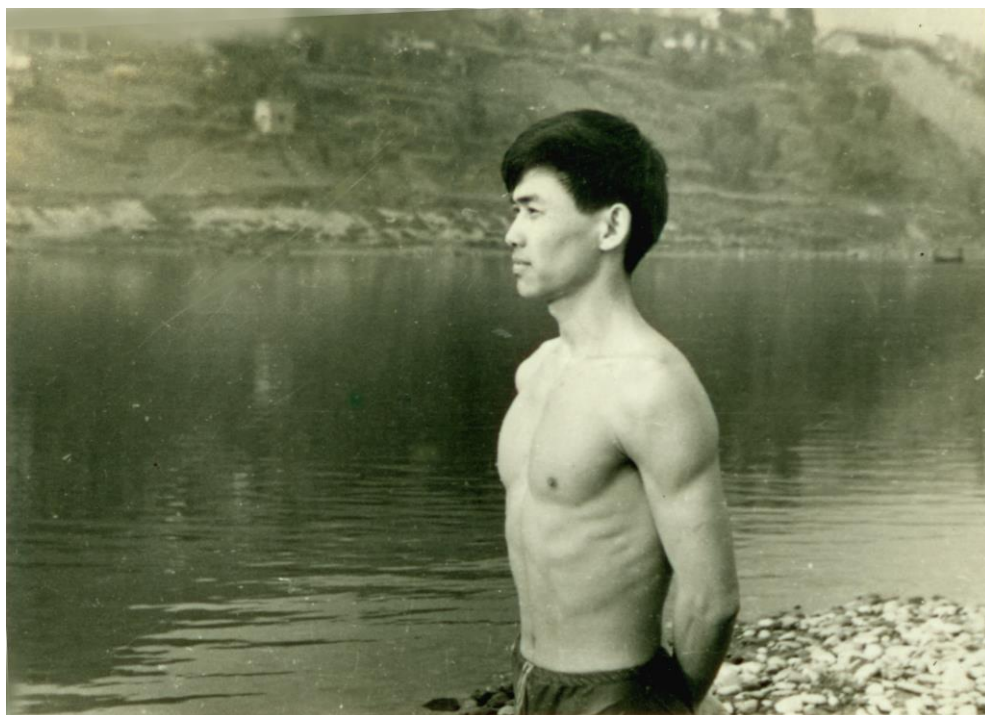
临行前
我撕碎一首黄昏的小诗
撒在江中，留在路旁
每当晚风吹过河畔
 有一曲夜歌低回
 伴你无语徜徉

我愿有一天
不再有彷徨
放任生命的激情
 乘风破浪
 相会时
 你捧一掬州河的黄昏
 我便送给你
 一轮故乡
 燃烧的太阳

1984年7月，我告别了伴我无数个黄昏的州河。此诗是我离开前的最后一首，是写给我的一个学生的。她也是重庆人，毕业分配去了大巴山的某个山区。离校前她送我一个热水瓶，我便写了这首诗在她离去前几分钟送给了她。

从此再无音讯。

几十年过去了，仍记得黄昏我独自在河中游泳，她独自在岸上漫步。



1982年我在州河游泳照

童年的夏夜

又是夏夜皎洁的月色灿烂的星光
夜空一样迷惘遥远的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的故乡
门前晒坝上那棵古老的黄桷树
月光下守候过多少祖传的晚会神奇的梦乡

我躺在吱吱的竹床上覆盖着茂密的枝叶
一阵晚风摇动了整个天空和星光
总猜不透草丛中那几只夏虫在喊喳些什么
只知道水塘边柳枝拂动惹起一片蛙声响亮

张大伯含着那根永远也抽不完的烟袋
吐出一圈圈神秘的山洞豪杰的山岗
我的竹床也随轻烟袅袅穿过树叶

带着迷茫的夜色腾云驾雾扑向遥远的地方

有时不知不觉拉紧被单裹一身热乎乎的冷汗
捂着耳朵还恳求王哥哥再往下讲
身旁粗大的树干渐渐变成了妖怪的化身
交错的枝叶拼成鬼影还舞着刀枪

奶奶嗔骂一声王哥轻轻扇来一阵凉风
树叶间滴下银河的水冰冷的王母娘娘
朦朦迷迷我变成一只殷勤的燕子
飞向深邃遥远的太空呼唤织女牛郎

常常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
梦中也是五彩的世界五彩的飞翔
每当夜半山风走来揉醒一双朦胧
分不清人间天庭只觉月色如水桂树飘香

童年的夏夜空气多么滋润多么友好
黄桷树下采集了一篮篮美丽的向往
我的眼睛从此染上一层诗画的色彩
心中荡迴着一轮皎洁渴望与人共享

那一年我拎着满篮诗情又回到故乡
远远地看见满天星星落在地上变了模样
突然间黄桷树长成一幢巨大的灰白
水塘边汽笛嘶鸣吐出乌黑的惊慌

新长成的密林中我丢失了竹篮迷了方向
一轮圆月敲碎了散进各自门窗
热烘烘的喧嚣烤黄了一片残存的树叶
挤得窄窄的夜空不见牛郎只有织女暗自垂伤

新建作坊的墙角下我找到了奶奶坟前的碑石
石缝间居然挤出一株嫩绿一株新生的渴望
我捧在怀中带回丢失的童年童年的故乡
长长的根枝永远盘绕在心头在心头生长

秋风春愁

又是黄昏
心儿渴想欢乐
想酒吧里暗波流盼
想森林中篝火闪烁
想青春女郎大笑狂歌
想热血男儿追求探索
当然
也想挽一只温柔的手臂
 说那夜的秘密
 说那海的辽阔

只有秋风
抚摸我的窗帷
悄悄投下一叶枯黄
 像我一样孤寂
 像我一样沉默

角斗士

——在重庆沙区公园红卫兵“烈士墓”前

科洛西奥野蛮的角斗
曾使我毛骨悚然
但那是远古的传说
但这是 20 世纪文明古国

平地一飙狂风
堆起千坡荒冢
一抹血红残辉
烧遍古老山河

我全身一阵哆嗦
是二千年前角斗古坟
还是科洛西奥残址遗所

惨白月光，照着昔日战场
残碑前拾起一颗弹壳

依稀听得见刀枪碰撞
扑向同类，拼死相搏

是为了取悦宫廷帝王贵妇
还是无奈奴隶主铁钩逼迫
为什么把你，和你同学的鲜血，
埋在这一个悲惨的角落

黄土中刺出一根利骨
夜风里尖声斥责
胆敢说我们是角斗奴隶
亵渎神圣的保卫、路线和祖国

我又是一阵哆嗦
在炙热的黑夜前连连认错
可总觉得像三千年前一样残酷
比科洛西奥还要可怜凄恻

我害怕哪天又冒出一群恶魔
神圣的咒语扇起一场争夺
面对月光下这一坡冤坟
有思索，是沉默……

飞蛾

在茫茫旷野上
沉沉星夜里
觅寻着光明
远方，一颗诱人的光
把一个美丽的梦
托起

于是，拼命鼓羽
越过高山，穿透风雨
刹那间美妙的闪亮
转眼是黑烟几缕
希望和梦幻都卷向云空
灯光下
半载焦残的尸体

写在《普希金抒情诗选》扉页上

——TO F AND F

我把他诗一样的深情
献给你，和你
是对小屋里灯光的纪念
伴我的那些春风秋雨
借一束我们曾共享的月光
一页一页翻下去吧
里面，有水波起伏
你的惊慌，我的欢喜
但别忘了在字里行间寻觅
一个掩埋的纪念
沙滩上
那无人知晓的足迹

今晚，我们
我们又相聚在一起
不要说昨天的记忆
明天的分离
把手给我吧
姑娘，朋友
爱情，友谊
交错的身影荡漾在水面上
寻俄罗斯普希金诗情浪漫
忆洲河边有情人歌音忧郁

THE ANSWER

——读《中国现代爱情诗选》

我把它久久贴在胸怀
细细觅寻她密藏的魂灵
可惜只有几个嗔怒的字母
曲曲弯弯
描出凄苦的情

哪里去寻找

她别离的许诺——
 那青春的
 美的留影
怎样来证实
我夜半的盟誓
 这永恒的
 爱的嘴唇

只有一滴流不出的热泪
 化作你熟识的亲吻
 印满这 cold 的纸条

多么想出去走走

多么想出去走走
翻过门前的山岗
那一片青青的草地上
像风儿一样自由

多么想出去走走
踩过一片洁净的沙滩
看那欢乐海浪卷来
吻遍我裸露的血肉

多么想出去走走
踏着淡淡的月光
在那远离眼光的地方
听树叶神秘地颤抖

多么想出去走走
任幽谷里凉风扑面
吹乱我的头发
荡起满山怅愁

多么想出去走走
沿那一坡崎岖山路
把汗水和鲜花
洒满我的追求

多么想

多么想来世重新投胎
能出去
走走……

After the Dream

白天
我守着她
守着寂静
守着规矩
一垛沉重的门
隔绝了大千世界
阳光和小雨
四壁陈旧墙上
两扇等距离铁窗
默默无语

夜里
一叶小舟
载着我和你
悠悠荡荡
朦朦迷迷
摇着同一只橹
是一个方向
却又咫尺千里
只有无边的惆怅、哀伤
渴求、叹息
滚滚滔滔
把我俩摔下
又托起

蓦地，一个翻身
大浪涌起
像一个霹雳

哪儿是我的小舟
只有冰凉夜风
透过铁窗
默默无语

萤火虫

——我的自画像之一

久久迴旋在沉闷的山乡，
难忘昔日理想的明亮。
挣扎着翘起疲惫的眼睛，
去数一河璀璨的星光。

高高挑起闪闪的小灯，
梦想夜空里飞旋出辉煌；
也不惜翅羽疯狂颤动，
渴求海洋波涛的音响。

为虚渺的天宫埋葬了春天，
只赢得满山深秋的迷惘。
对着迢迢的星光连连呼唤，
是夜的沉默，是风的冰凉。

飘过我头顶的那一朵云……

飘过我头顶的
那一朵淡淡的云
捕捉浪漫的风
悠悠，在春日的早晨

你明快的阴润
笼罩我的魂灵
 干枯的心底
 滋生出几许感激
每一缕清凉的风
都荡起绿的真情

哦，我的白云
我不知你将向何处飘行
但愿你追求的
是水雾的晶凝
那明快的后面
有一种诚挚的深沉

有一天
化作大滴的雨水
洒落在那一片绿色的森林
依依地润湿你的树根
也在春笋里找到永恒

也许，
一任四方的风儿吹散
消失了你的阴润
枯萎了我的真情

离词

松林

植根于隐秘的山谷，
挣扎在威严冷漠之间，
永远挣不破岩石的禁锢，
一任你渴想蓝色的天。

我知道你曾在松林的怀抱，
梦见过地中海神秘的夜空，
无奈这命定的汽笛长鸣，
撕碎了往日的梦。

悄悄我来到树下，
埋下一颗诗情的种子，
让缪斯永恒的神灵，
伴随两颗寂寞青松

小雨·秋风·歌乐山

小雨，小雨
不要再吻我的玻璃
她已经离去
她已经离去
只有我白色的呆痴

守一窗冰冷的回忆

秋风，秋风
不要再抚我的窗帷
她已经忘记
她已经忘记
只有几首秋夜的残诗
祭一墓炙热的盟誓

哦，小雨
你不要哭泣
去吧，秋风
也不要叹惜
要是遇见那座山
就说：
世上哪有永恒的爱
人间空有多情的诗

可恨我不敢

站得这样近
离得如此远
一声“再见”
冬天般苍白
彼此都不满
尽管，握了握手
眼睛里又闪过
那一缕难言的温暖
手，已伸向门柄
心，不甘地呼唤
往日全部的友谊
此刻别离的伤感
一时都到唇边
我想低下头
吻红你的脸
知道你愿意
可恨我不敢

无题

(一)

独宿洲河边，秋云吹满天。
化作相思泪，洒向歌乐山。

(二)

扫却今晨落叶，偏梦去年秋雨。
无语狂饮三杯，依稀残香几缕。

(三)

初吻秋夜风亭，梦断江南雨云。
旧月独照巴山，可怜夜半松林。

THE TRAIN

从山洞中呼啸而来，匆匆
我的心蹦落在铁轨上，咚咚
一束光辉照亮了整个世界
我张开双臂，迎接你
 要把你整列整列
 托起，拥入怀中

相见只来得及说声再见
一笛长鸣撕裂了夜空
挥舞着手臂我沿站台飞跑
追不上你，转眼无影无踪
 隆隆隆隆
 匆匆匆匆
 碾碎了一个梦
 飘过一阵风

无题

In memory of the autumn of Geleshan two years ago.

相见时
你微微一笑
没有热情
只有礼貌

然而是一星火
投落在我心底
干柴上窜出了火苗

于是我围着你烧呀烧
烧出热情
烧掉礼貌

像枫叶一样红了，红了
当最后一缕秋风吹来
只有融化的炙热
滴落在我的怀抱

你这么快就冷却了
当我又随秋风走来
你远远一笑
灰烬一样苍白
既没有热情
又没有礼貌

无题

初见时
在山脚下
她一曲唇
留下一个浅浅的笑
分手时
在长江边
她一垂头
滚落两行深深的泪

你泣诉什么，姑娘
是你迷人的浅浅
种下了今日深深的凄伤
也害我深陷在那笑靥中
苦觅泪的残珠

坐标

从 X 轴上
伸出你悠长的斜线
我自 Y 轴奔来
相碰
留下一个闪光的点
一半是交会的销魂
一半是别离的伤感
转眼
又是各自的时空
迷茫遥远
唯有回忆永恒
那一个吻的交园
那一粒泪滴晶闪

月亮

——AFTER THE COLD GLANS

老师在课堂上
画一个圆圆的月亮
说它火一样炙热
说它霜一样冰凉

于是我眨着少年的疑惑
问那秋夜的月色
温柔又明朗

我在松林里
遇见一个妩媚的月亮
她晚上火一样炙热
她清晨霜一样冰凉

于是不再迷惘
任那永恒的山风
哀伤又惆怅

The Winter sweet, The Pine

同是冰雪的娇子
我在高山上
你在庭院中
我爱借那一群无声的风
时而深情微颤
时而海阔天空
看满目萧寂
唯有你频频颌首
暗香浮动

我渴望伸展我的枝叶
说一声岁寒与共
你也许想飘来几点落红
把一缕清幽传送
奈何命定的时空迢遥
终于抓不住
春天的梦

然而我愿常年是冰雪严冬
白茫茫的世界上有你
和我，共一群冬风
你为我清香郁郁
我为你翠绿葱葱

州河·凤凰山

州河：
我扭弯了身子
绕在你身旁
为你涨落
为你彷徨
你是否感到

一朵朵细小的浪花
偷吻你脚下的沙石
还有阵阵暗波迴旋
低诉着隐秘的向往

凤凰山：

.....

州河：

白天，我借巴山春风
殷殷荡满身绿的希望
晚上，怀抱着你的身影
梦见心中遥远的月亮
每天，我都在祈祷
来一场山洪暴雨
 漫过你的腰身
 扑向你的胸膛
也许，你也在渴望
 我心爱的凤凰

凤凰山：

.....

州河：

可是，我不得不走了
命运驱使我流向东方
今夜，呼唤着你
不敢说有一场爱恋
只有别离的凄伤
你仍然默默无语
守着你的稳重
 山的端庄
哦，我的凤凰
 你有山一样沉重的情
 为何又如山一样冰凉

凤凰山：

.....

因为，因为你是属于海洋

.....

星星

为什么有星星
在这冥长的夜晚
我思忖着就这么睡去了
它偏又在那里闪闪

它闪闪就令人渴慕了
偏又是这样遥远
我挣不破这夜的深沉
空有相思万点

相思里飞来一颗流星
满天希望的梦幻
我慌忙张开双臂
是满怀夜的冷寒

露珠，太阳

在漆黑的夜里
凝成你冰冷的泪
我燃烧着
撑破昼夜交替的阴霾
传来我的向往
远远地
那棵大树下面
一缕晶晶的反射
是你含羞的凝望

于是，从东方我滚滚而来，
澎湃热血燃出满天辉煌。
为那一个销魂的拥吻，
你哭得伤心，我等得太长。

你为何消隐得这样匆忙？
初春的大地又是雾霾迷茫。
向西天我气恼得满脸血红，
在夜里你又将是泪滴冰凉。

我们苦苦的相思，
我们长夜的等待，
就只有黎明时，
一个遥遥的凝望？

婚礼祝词

我祝福你，新娘
 祝你永远像她——
那曾经爱过我的
你
 那样纯洁
 那样美丽

我祝福你，新郎
 愿你永远像他——
那本应是你的
我
 那样痴心
 那样衷情

自题小像

——二十八岁生日照

你，不是我
不是应该的我
不幸你是我
28岁的我

一只眼睛黯淡无光
 是身后的脚印
 像走过的沙漠
另一只大大睁着
 有几分忧愁
 几分惶惑

也许，还在想海的辽阔

也许，还有火在心底焦灼
看见的
只有两片厚厚嘴唇
死一样地沉默

不知你消瘦的下颚
是否预示一个成熟的凝缩
反正你面向人生
已添了几分苍老和衰弱

你不是我
不是应该对我
不幸你是我
28岁的我



28岁的我

自题小照（之一）

从你高振的翅羽
我知道你渴望自由
然而为何又扭回脖颈
低垂着头

从你闪烁的目光
我知道你有所追求
然而为何又带几分哀伤
几分怅惘

自题小照（之二）

讲台上
衣冠楚楚
潇洒快乐
似乎都是希望
似乎都是闪烁

然而
这才是你
是你本来的颜色
渴求大地斑砾的真实
流浪和思索

“THE BIRD”

总得向前飞
飞往那命定的地方

谁也不知在哪儿
用幻想
抹一层嫩绿的春装

头上的云太重了
朔风啊
一阵紧一阵

想随雨点坠下去
生命哪
又扑打出一串挣扎
和惊慌

“戈多”，“戈多”
“戈多”，“戈——多”
凄咧啼鸣频频呼唤

也许，森林早已伐尽

新的王国里
装好了一只旧的猎枪

总得向前飞
飞往那命定的地方……



总得向前飞，飞往那命定的地方……（1981年在州河边）

青年

我是一朵荏弱的春花，
开在榆树身边。
古老威严的枝叶，
遮住了我的天。

我是一朵不幸的春花，
开在榆树身边。
饱尝了落叶狂舞，
那风的欺骗。

我是一朵希望的春花，
开在榆树身边。
听见群蜂鼓翼，
在山的那面。

我是一朵倔强的春花，

开在榆树身边。
偏要挣扎向上，
吐馨在密林间。

我是一朵永恒的春花，
开在榆树身边。
总有一场暴风雨，
雨后是我的天。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我听见一片大海的呼唤
密密细细的贝纹
像月光下波动的温柔
轻轻漫过沙滩
涌出连绵思愁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我感到五月阳光的灿烂
水面上漂浮着孩童般的笑语
一阵清幽山风吹过
驱走我的忧烦
把你的长发飘散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这样洁净，这样娇艳
我渴望含在口中
又怕那江河泛滥
悄悄地我深情抚摸
恍惚是巴山云雨，嘉陵闪电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雪白晶莹，可只有一半
那一半呢
是你没有拾捡
还是大海把它卷走
留下一个深深的遗憾

你送我一枚小小的贝壳
我给你一片大海的祝愿

愿你把它装在心底
你一半，我一半
装一个永恒的大海
装一个夜半的梦幻

钓鱼

黄昏小河边，
我垂钓独坐。
痴痴地盼着钩儿，
悠悠地流着河水。
夕辉里飘来一位姑娘，
石桥边荡洗着衣裳。
 一阵水波起伏，
 引得浮子颤动。
我急切切一收吊，
只钩得
 一尾叹息，
 半江残照。

绵绵秋雨的日子

每次你来
总飘着绵绵细雨
天边，几丝光亮
头顶，厚厚阴云

我问，为什么没有太阳
你说，来得太迟
只剩下
绵绵秋雨的日子

那就下个热烈吧
淋透我，也淋透你

不，它会冲破围堤
淹没那一片
无辜的土地
哦，蒙蒙细雨

黄昏飘几缕惆怅
梦中洒一层忧郁
剪又剪不断
淋又淋不湿
终日浇我心头
点点滴滴

蚊子

夜黑是我的乐园，
嗡嗡是我的吟唱。
唱着相思，
唱着渴望。
悄悄飞过门缝，
总能钻进蚊帐。
但愿你不要挥手，
更不要声响。
只有一点刺痛，
还有一些痒。
为了那一点鲜红，
我不怕香烟弥漫，
和那啪的一声巴掌。

中世纪之梦

我梦见
我跟着但丁的幽灵
摸索在中世纪的森林
寂寥空虚
凄冷昏冥
迷惘中又遇狮狼
张牙舞爪狰狞
“哪儿是我的维吉尔？”
“哪儿是我贝亚德？”

我梦见
我是中世纪的骑士
追求荣誉和爱情

可我攻不破祖先的城堡
空自折了宝剑
倒下了战马
最后，连盔甲也被削走
只剩下
一颗骑士的雄心
在夕阳燃烧的残血里
呻吟

万花筒

捂着一只眼
另一只眯着
左旋，右转
一转一幕闪烁
于是
我相信
世界
是彩色图案的组合

突然
晴天里一声炮响
把我飞翔的梦
击落
——原来是几块玻璃
和一堆破纸
涂了颜色

从此我捂着破碎的心
觅寻我的失落
左旋，右转
一转一坡坎坷
是悲愤
也有疑惑
可是
绝不退缩
睁大眼睛又向前
迈步
相信它在那儿
辽阔的中原大地
奔腾的长江黄河

夜啊，放了你的手

夜啊，放了你的手
让我走

去森林中探索
去云天里追求
去风雨中奔跑
去峭壁上奋斗
去大海上恣肆翻滚
裸露出整个灵肉
 去拥抱，去抗争
 去痛哭，去怒吼

夜啊，放了你的手
让我走

苍穹里
有急切的呼唤
大地上
有悲切的颤抖
心中燃烧的那团火
是爱呀——
——土地和人民

我不求桂冠雁翎
我不求玉盘珍馐
我不要光辉的“主义”
和许多祖传的“老酒”

我渴望狂涛扑打岩石
我渴望西风卷起落叶
我渴望撕碎风车古旧
我渴望扫净死水腐臭
我渴望去那飞旋的天地
为死亡和新生
 一掷我
 青春的血肉

夜啊，放了你的手
让我走

“公判会”

To the girl who is sentenced three years in prison for adultery.

你站在那儿
反缚着手，低垂着头
胸前
烙印着鲜红的“A”

台下射来的目光
穿透飘散的头发
有鄙夷，有贪渴
更有淫恶

背后
两个装扮威严的小鬼
一条腐臭千年的缰绳
把青春束缚

你为何飘散你的头发
罪犯一样低垂着头
也许，是青春燃烧的情欲
也许，是生活饥寒的逼迫
你踩踏了“摩西的戒律”
走向了“堕落”

可是
绞杀青春的鲜活
是怎样的邪恶

我看见台上受审的
不是你
是威严的愚恶
和捆你的绳索

我相信这不是幻梦
是明天的真实

可此刻，你站在那儿
反缚着手，低垂着头……

写于1983年，中共“严打”

辞别

都爱风儿自由
偏又咫尺千里
你叹巴山沉重
我恨州河弯曲
长夜里
流走一江春水
消匿了多少叹息

然而我谢你殷殷友情
像一曲夜歌低迴
伴我几多秋风春雨

今晚我举一杯淡酒
不说明天别离
只求你我大醉狂歌
掩藏热泪千滴

当明晨太阳升起
恕我不去送你
喝下我的祝愿吧
他年若得相见
再不是咫尺千里
我涌两江波涛
化作狂风急雨
交会时
电闪雷鸣
淋湿了我
也淋湿了你

大巴山里的风

我本是一股自由的风
无拘无束
飘荡天空

哪儿来这层乌云
压我在山谷中
到处是顽石绝壁

数不清险恶山峰

青冈林手挽手
 气势汹汹
灌木丛织成一片
 密集难通
连那群无名小草
 也绷着腰身
 不肯放松

我迴旋
 长啸
 怒吼
 冲锋
只碰得头破血流
 哀鸣嗡嗡

我疲倦了
 衰弱了
 苍老了
身后
 拖曳着长长的伤痛

可恨翅羽还没麻木
 忘不掉
我本是一股自由的风
 无拘无束
 飘荡在天空

“REPEL……”

封闭所有窗户
干脆不要门
天花板糊几十层报纸
墙缝里抵一根铁棍
新的魔王呼出旧的鬼魂
大红色彩
堵满大墙四围
高颂万岁的蚁民
以为是人间天堂
不知通向地底阴坟

歌乐山之梦

我又狂饮了极乐的苦酒，
我又饱尝了销魂的酷刑，
我又体验了青春的火热，
和那甜蜜而惆怅的哀伤。

如今梦影已经消失，
就像风儿掠过松梢。
只有几首杂乱的小诗，
残留梦中的欢情。

女神

夕阳西沉
暮色中传来呼唤
我忍不住自然的诱惑
爬向静寂的山峰

那儿站着一位女神
送来动人的微笑
山风飘散她的头发
唤起爱怜无限

我情不自禁走上前去
坐到她的身旁
飘来山间纯朴的气息，
和大自然美妙的清香

娇嫩腮边
一个浅浅酒窝
魔鬼在里面灌满美酒
让我心摇魂散

冰清玉洁的脸庞
让人忘却了月光明媚
红色小巧的嘴唇
使我倍尝狂想的痛苦

更有那弯弯明眸
盈满情波潋潋

冲毁理智的堤围
引来汪洋一片

啊，歌乐山的女神
你为何要呼唤
你那迷人的同意的微笑
预示着一场青春的灾难

松林

我梦见一片翠绿的松林，
在山风吹拂下低吟；
月光里淡淡的幽香，
笼罩着沉醉的松梢。

丘比特在树下嬉戏，
玩弄神妙的弓箭；
夜鹭伫立枝头，
歌唱青春和爱情。

可是，山脚下传来
一帮伐木者的喧嚣。
威严古老的板斧，
闪出墓场的磷光。

从此消失了松林，
也断绝了清香。
月光下是一口松木棺柩，
和满山枯黄的松梢。

无题

我祈祷上帝
降一次慈悲的洪水
淹没
 恐怖的渊谷
 威严的山川
 腐旧的经典
 虚伪的伦理

只剩下
 我和她
荡一条爱情的方舟
在希望的波峰上
 眺望
 明天

年轻时的梦

我苦苦觅寻
沿着海岸
翻过山林
数过多少落日
盼过多少清晨
容颜衰老
身影依旧孤伶

终于，来到我的坟茔
烧毁一朵朵白花——
那往日美丽的梦
枯死的一群

蓦地，冥冥中
飘来一个精灵
娉婷的腰身
艳丽的衣裙

她说，她叫自由
也叫爱情
要复苏我往日的梦
报答我的觅寻

一股青春的火
狂烈的情

可是，我再难从墓中站起
四周一片濛濛
听得棺盖一声碰合：
“你来晚了啊——
 精灵！”

四季歌

春

小溪融化叮叮当当
一缕暖风撩得心痒
展开四肢道声鲜红的问候
闭上眼睛梦一朵山花芬芳

夏

火辣的太阳烤得心慌
想裸露全身不要任何伪装
当那一场久待的阵雨扑来
满身满脸都是吻的疯狂

秋

丰腴的夕阳果实金黄
收割后的田野消失了清香
凉凉山风吹落一树红枫
窗前细雨滴出淡淡忧伤

冬

松竹常青只有一双
白雪冰凉并不肮脏
捧一掬洁净说声再见
记住去岁又盼春的叮当

贞节

它，像月亮
高高挂天上
前面冰清玉洁

背后漆黑冰凉
数千年岁月悠悠
几多愚顽香火
虚情吟唱

我生活在地上
大自然造就了我
造就了一种自然的渴望
于是，我爱她怀抱里
那一丛丛野草
那一朵朵幽香
我一路走
一路想把
这永恒的自然之歌
高声吟唱

“作为基督教伦理基础的贞洁具有神秘的宗教裁判所的作用。为了‘道德的完美’，贞洁把人类自戕的残酷形式神圣化了。”摘自《情爱论》保加利亚，亚西利夫

长江·铜锣峡

铜锣峡口
云暗风狂
看双峰兀立
岩石雄踞
锁千山热土
囚万里波涛

回旋低啸
难忍滔天冤恨
起伏翻涌
空有满江激昂
恨不能
高歌狂笑
呼一声云后雷电
炸一个天摇地响

荡平千年顽石
淹没狰狞斜道
惊涛拍岸

雪浪飞扬
奔向那辽阔天地
我的海洋

但丁游地狱

我看见他在隐秘地底窒息得发狂
撕扯着蓬乱的头发捶着漆黑的墙
他要去大海上波涛间恣肆翻滚
裸露出整个人拥抱西风和太阳

我看见一只魔掌压着千万个精英
指缝间挤出灵和肉的哭嚎
绝望中渴望在火山上划燃一根火柴
冲天烈焰扫荡魔鬼们的狂笑

我的祷告

我如果要死
那一天要有风暴
我要祈祷大自然的风
撕碎“文明”的衣裳
让热烈雨点
浸润压瘪的胸膛
我要痛哭
我要嚎叫
我要抓住最后一片落叶
随狂风来一阵乱跳

啊，来吧
从天上地底喷发
一声叛逆的咆哮
为我的灭亡
为我的解放
为数千万含冤的魂灵
为我的子孙
不再有这样的祷告

答应我吧，风暴
作我葬礼的火炮
在你的怒哮里
我享受一次
自由的大笑

此诗写于1983年10月15日，距此时已整整40年。
居然，这仿佛仍是我的“祷告”。
且以它作为此“单元”的结尾。（2023年8月）



谭松 1983年12月